

麦城人

长江文艺出版社

CHANGJIANG WENYI CHUBANSHE



麦城人

张道清 李斌

麦 城 人

张道清 李 斌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8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市汉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5印张 2插页 92000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5354-0208-9

I·183 定价：1.6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当今农村乡镇企业和农民企业家进行艰难改革的特写集。农民企业家们创业的艰辛、风险、忧虑以及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的奋发、拼搏精神，是那样深深地扣动人们的心弦。这是农村改革的一部交响曲、是农村新一代的能人谱，它闪耀着时代的光彩，充满阳刚之气。中国改革锐不可挡之势，仅从此小小麦城一隅亦可得到强烈感受，并使人深受鼓舞。且莫道这只是一座古城，但它生机盎然恰如一片嫩叶，显示了一个大时代春天到来的勃勃英姿。

全书文笔简炼、流畅，提供了许多新信息，富于新鲜感，可读性较强。

序

郑广玉

古镇麦城，人杰地灵。东汉年间大文学家王粲登上麦城曾给后人留下脍炙人口的名篇“登楼赋”，刘备、关云长等一代雄豪在麦城留下了许多悲壮的故事；唐大诗人李白、杜甫也曾麦城歌咏胜迹。新中国诞生以后，麦城和全国各地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成功和第二步改革的不断深化，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农民企业家脱颖而出，给整个农村经济带来了勃勃生机。麦城人迷恋的重心再也不是古都那段夯土城墙和狭窄的小农经济的自得其乐，他们从星罗棋布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看到了农村希望所在。这就是今日麦城，这就是今日当阳。

这里，我不想以当阳县委书记的身份评价这部特写集子，只作为该书第一个读者向大家推荐这部作品。我不敢说这本书所反映的农民企业家代表了当阳全县改革的风貌，但也由此可见一隅，它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受作者之嘱，为《麦城人》作序。这不能算序，算个人感受而已，我殷切希望作者写出更多的新麦城人来。

1988年8月

目 录

序 (郑广玉)	1
大门向亚洲敞开	1
选 择	12
麦 城 人	30
●在败将的墓碑前	30
●背水战	37
●蜂王	41
●农民桥	48
●矿主	49
●船家子	59
●整精	60
●弱女	62
●方寸天地	65
●菌菇	69
●补缺	71
●搭龙台	78
朱氏悬轭法	78
谈 判	90
泥土魂	99
小荷才露尖尖角	109
痴情汉	116
把酒问云长	125

大门向亚洲敞开

三国时，蜀汉大将关云长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三军将士行至麦城东十五公里处一片荒郊，人困马乏，口渴难忍。云长急得怒目圆睁。突然，将军胯下战马一声长啸，四蹄腾空，落地时，黄土坡上早陷出一个土坑，立时有一股清泉涌出，渗满坑内。那水清澈透明，沁人肺腑。全军皆饮，军威大振。

以上是流传在古麦城的一段传说。谁人也不曾去考证真伪。但是，千百年后的今天，在那关大將軍的座骑刨坑的山坡上，却发现了世间奇迹：这里地表三十四米下，沉睡着一层层厚厚的石膏矿藏！

矿藏就是财富。财富怎能不挖？

开发！

这儿的Ⓐ委发布了命令。百十名青壮年，丢下手中的镰刀和锄头，打起背包，上山来了。

开拓者们是勇敢的。雄心勃勃。要创一番大事业。他们开山炸石，先挖通气孔，再凿通风井。

一号井筒凿到九十米深度。突然“轰隆”一声山崩地裂般巨响。一块两千平方米的巨土塌下来。砸断了六十公分粗

细的顶撑木、支柱木、横梁木，阻塞了整个井巷，埋了两个人，其中就有带头作业的矿长！施工进行了两年半，耗资四十万元，眼看前功尽弃。有人开始怀疑，打起退堂鼓。怎么办？怎么办？

党委焦急！工人心焦！石膏矿前景如何？

“加强领导！”有人说。

“谁去？”有人问。

“余祥年。”

“余祥年！可以。”

“党委会上，一致通过。”

1980年4月，二十六岁的余祥年走马上任，当起当阳县石膏矿党支部书记兼矿长。

展现在余祥年面前的是一种什么情景啊！井筒上塌方处黑黢黢的，象张着大嘴的魔鬼，不时还有石块、泥土刷刷下落，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生命危险；生产井与通风井筒没挖通，井下空气稀薄，严重缺氧，连火柴都划不燃，人在井下呼吸困难，胸部胀痛，感到窒息；还有一股水流从石缝中渗出，水位不断上涨！

困难，一个接一个，摆在余祥年的面前。余祥年知道，困难最能检验人的意志；困难最大的时刻，意味着胜利就在眼前。越过鬼门关，迎来的将是光明灿烂，如果踟躇不前，等待的就是失败。但是，怎样战胜面前的困难呢？余祥年望着围在井口的工人们，试图寻求一个答案！工人们却都望着新来的书记，脸上现着无可奈何的模样，摆着头走开去。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下井去看个究竟！

余祥年喊来副矿长钟光贤，采矿队长罗运清，三人冒着

生命危险，打着手电，对塌方的井巷进行了认真勘察。三人得出一个结论：争分夺秒，排除险情，迅速接近石膏层，连接通风井！

目标一致，说干就干。余祥年果断决定，正、副矿长全部跟班下井，动员全矿六十四名干部职工，日夜加班，拿下通风巷道。

余祥年把能下井的工人编成三个突击队，自任突击队队长。三班倒，歇人不歇工具，人歇井下开挖进尺不歇。

一号生产井距通风井228米——计算精确无误！

打一孔宽3米、高2米，斜坡25°的大巷道——通风就是胜利！

大战20天，誓死不延期——时间刻不容缓！

余祥年把话都说死了。把命也拼上了。他戴上安全帽，身着防雨衣，手持粗钢钎，和工人一起下井，一起蹲在井巷里吃饭。工人干一班，他干两班。眼睛熬红了，声音喊嘶了，肩膀磨出了血，手指打了泡，却一声不吭。

余祥年的行动似无声的命令。工人们劲头越来越足。每天开挖土石80立方米，进尺13米。

奋战进行到18天。一阵炮响过后，余祥年冒着滚滚浓烟，钻进爆破面。余祥年打着手电细细查看，只见刚刚炸开的岩石在微微抖动。他心中不由一阵狂跳：接近通风井了！

此刻，又一个念头在他脑子里一闪：深度82米的通风井内，已经装满了泥浆和积水。重量至少也有100吨。如果巷道上方的岩石承受不住重量突然塌下来，将造成什么难堪后果？想到这里，余祥年转身向身后涌进来的工人喊道：“别进来！危险！”

采矿队长罗运清心中有数，急忙赶上来，说：“余书记，您下去，我来。”

“你走开，我来！”余祥年一把推开罗运清。随着，他用尽力气，把手中粗粗的钢钎捅进裂开的岩层去。

通了！余祥年在心中叫道。

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刹那间，100多吨重的泥浆和积水，顺着余祥年捅开的洞口，“嗤——”地一声喷出。积水形成一股巨大的水柱，象高压水龙一般，无情地射向余祥年。

躲闪是来不及的。余祥年只觉得肩头被人重重一击，就闪电般倒向采矿队长罗运清，罗运清连喊也没来得及喊出声，两人便被雷霆万钧般的巨流击倒，只听“哗——”地一声，立刻便被泥水淹没了！卷到了28米远处的一块岩石旁……

工人们呼喊着重从泥浆中扒出余祥和罗运清，两人已经血肉模糊，罗运清的锁骨全被打断了。

生产井和通风井巷打通了。余祥年战胜了困难，按他规定的时间提前两天完工。但是，他却身负重伤：右手骨折，皮开肉绽，缝合7针；前额和前颌受重伤，缝合15针；大脑受伤，轻度脑振荡……

他被送进了医院。

到医院探望他的人络绎不绝。

石膏矿的工人们去了，矿上的家属去了，石膏矿的领导去了，地方的领导也去了！

地方管工企业的党委委员、副主任黄祖栋——就是那位伯乐般力荐余祥年的领导人，来到余祥年的病床前，余祥年不

等黄主任开口，便说：“让我尽快出院吧！”

黄主任，这位年过半百的共产党员，了解余祥年的心情，他对余祥年太熟悉了：

1974年，余祥年被调到公社企业当会计员。黄主任看着余祥年那高挑的个子，瘦瘦的身材，一副腼腆的书生模样，心想，这是一个极好的会计苗子。谁知，具有二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在全湖北省颇有名气的十大乡镇企业管理家黄祖栋，第一次判断失误——

1975年，国家勘探总局、湖北省非金属地质公司勘探队，根据当阳县河溶镇高店子一带的地形特征分析，这里蕴藏着一股巨大的天然气。这股天然发掘出来，将解决鄂西及中原地区的工业能源问题，给中部崛起带来福音。地质队员们风餐夜宿、在当年关云长败走麦城的山道荆棘丛中，历经五年的艰苦奋战，施工进尺九千六百米，勘探进尺六千六百米。可惜，天然气没找到。但是，他们在钻探机头上得知，在那连绵起伏的丛山中34米地表下，蕴藏着32层石膏矿。石膏单层厚度2米，最厚的3.2米，总厚度50米，圈定的20平方公里的地下面，全部是石膏层。不得了哇！湖北省建材工业总公司基础计划处工程师舒干清报告了一个惊人的信息：已探明，当阳高店的石膏地质储量21亿吨，且品位之高，离地表之浅，储量之丰富，居全亚洲之首！

年轻的企业会计余祥年为此激动不已。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余祥年利用业余时间，研究起采矿的学问来了。他逐渐掌握了有关石膏的性能、开发、利用、加工等专业知识。余祥年知道了，石膏不仅是农业、医药、教学、生活、陶瓷、工艺美术上不可缺少的原料，而且是现代建筑建材工业

的优质材料。社会要发展。人类要进步。现代文明的标志离不开高楼大厦。高楼大厦的营造离不开水泥。而水泥离开了石膏，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成的。那么，当今中国土地上乃至全亚洲、全世界要建造多少高楼大厦呢？建高楼大厦又该是需要若干若干的造水泥的原料石膏呢？还有那农民用石膏去做肥料，用石膏粉去打豆做石膏豆腐，用石膏做伤筋动骨的固定物……够了！行了！开发石膏，造福人类，是当阳麦城人责无旁贷的事！余祥年一拳头捶在办公桌上，震得杯子叮咣响。

从此，黄主任发现了余祥年的“鸿鹄之志”，他要为开发石膏出力呢。从此，黄主任开始培养他，引导他认识石膏。从此，黄主任让他经常下企业、学管理。——在黄主任的关照下，余祥年已具备了一个企业家应有的才能。

黄主任认识了一个余祥年。

余祥年也认识了石膏矿。他已经把矿山装在了心里。

但是，眼下余祥年要黄主任去向医生说情？他怎么好开口呢？余祥年满头满脸都是绷带，胳膊肿得老粗。黄主任就是铁石的心肠也不能啊！……黄主任眼里涌出了泪水，悄悄地抹着退出病房！

副矿长钟光贤来看望余祥年。

老钟这个人，是个能说能干知人心的“精头子”，他把井上井下的工作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来向党支部书记汇报来了，

“余书记，通风的问题解决好了。井下的铁轨都铺好了。电灯、撑木都按要求装上了。安全设施不成问题。”

钟光贤说得很高兴。

余祥年点点头，问：

“积水呢？”

“不要紧，全体辅助工人都在打水仓。”

水仓！

钟光贤一句话未说完，余祥年竟从床上座了起来，惊得张大了嘴巴。

余祥年清楚。凿井采矿，又一个大关便是排水。在某种程度上讲，石膏矿的排水比空气更重要、更困难。这是石膏矿的化学成分和本性所决定的。这种属单斜晶系，集合体成致密粒状的白色矿物质，是千百亿年前古代盐湖或泻湖的化学沉积物。有“湖”便有水。大概有水便有好矿膏。因此，这个亚洲储量第一的石膏基地，水便丰富得很！如果出膏之后，地下水暴涨排不及，淹没巷道，整个矿井将会出现什么难以设想的后果！然而，排除大量地下水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在井筒下开挖一个大水坑，把水蓄积在坑内，再用抽水机提到地面上来。矿上的行话，蓄水坑称之为“水仓”。

老钟带来的要建水仓的消息，不啻一个晴天霹雳：石矿膏除了建水仓，别无他计！

“建多大？”

余祥年迫不及待地追问。

“五百立方米。”

五百立方米！

这就告诉人了，石膏矿的地下水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唉呀！怪不得当年关云长败走麦城途中，战马在那干枯的黄土坡上轻轻一刨，便有泉水涌出来呢！这就说明了，现在的井筒内，每时每刻都在有一股不可遏止的地下水涌向巷

道，涌向巷道的各个工作面，并企图吞没井巷。按五百平方米水仓规格计算，每天的积水超过了一千五百立方米之多……

余祥年再也躺不住了。他开了“小差”，偷偷地从医院逃跑了。至此，他仅仅住院两个星期。

余祥年又下到井底，来到工人中间。他的手不能动，嘴不能喊，便含上口哨，指挥工人们排水、凿水仓，装抽水机……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1980年9月，全亚洲蕴藏量最大的石膏矿层，被余祥年他们凿开了一个大窟窿，沉睡在地下千百万年的宝藏，被他们开采出来，显现出它白花花的面目。经鉴定，石膏为“雪花膏”、“透明膏”两种，品级为三级。

好石膏！上等原料！

发布信息！召开订货会！

立刻，河南省、安徽省、江西省等七个省（市）的有关单位上门看祥订货。余祥年望着被一辆辆东风、解放牌汽车，将石膏运往外地，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然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三个春天，当中国大地上处处充满了活力和勃勃生机，人人都在为振兴中华民族而跃跃进取，由于受很多年极“左”思潮的影响，企业仍然在吃“大锅饭”。当阳石膏矿五十多名工人，挤在一条大巷内，公用一条轨道、一个矿车、一根炮钎、一把铁锹。虽然已经开发了三个采矿工作面，工人的积极性完全没有充分发挥，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余祥年在石膏矿投产后三个月里，又严肃地思考起这个问题。

可是，企业管理已经十多年无“章法”可循，更没有

“模式”效仿。怎么办？

闯！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行。我支持！黄主任又对余祥年说了。

这一次，余祥年没有走“群众路线”。而是一个人关了门在寝室里琢磨了三天。三天后，他把全矿干部职工召集到食堂门口的一块草坪上，宣布了他的“四联”责任制：一、行管人员（包括余祥年自己）联利计酬，实行基本工资加浮动；二、井下工人联产计酬，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三、供销班子联销计酬，不发补助，不报销车船旅差费；四、井上附属工种联责计酬，群众评定，领导会审。

无疑间，余祥年的“四联”责任制是成功的企业管理方法。特别是在刚刚实行责任制的1981年，余祥年的“四联”责任制更加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肯定。县委将余祥年的责任制形式向全县进行推广，要求全县的矿山都来学习余祥年的管理办法。

余祥年的“四联”责任制立刻在全矿干部职工大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管供销的副矿长钟光贤首先站起来说话。近几个月来，老钟早已成了“生意经”，又成了余祥年的“右丞相”。老钟对余祥年也是极信任的。此刻，他有些激动，把胸脯拍得咚咚响：

“只要井下采矿队把石膏弄到地面上来，我老钟保证不积压，不霉烂！”

职工“哄——”地笑起来。

石膏是不会霉烂的。

管运输的副矿长、车队队长黄大新，是个表情不善于外

露的实干家。汽车盘子扒得呱呱叫，开了18年安全车。这时，他竟也被余祥年的责任制所激发，又被老钟“叫阵”的情绪所感染。他说：

“只要钟矿长找到了要货的‘老板’，石膏运不出去，找我黄大新！”

黄大新手中掌握着九辆一组一拖的“东风140”大卡车，每车满载10吨，日平均可运送200吨，易如反掌。自然，黄副矿长胸有成竹。但是，话出了口，又觉得可怕。万一每天出膏达到300吨怎么样？细细想，不怕。有全镇那么多的个体运输户，还怕积压了。于是，他把脸转向了管生产的副矿长钟光雄。

主管生产的副矿长钟光雄，是矿山上的“二把手”。

他受到了两位副矿长的挑战。

钟光雄今年35岁，是个“老三届”的高中生。别看他整天沉默寡言，花花点子却不少。会上，他没有象老钟那样表态，而是落在了行动上。

第二天，钟光雄早早下井，在巷道里召集采矿队员“扒堆”。他把井下采矿工由八个班组“扒”成十六个班组；把五个采矿工作面改为十六个工作面；并让工人民主选举了班组长。分班组核算。

这一下子，职工们的干劲上来了。

爆破率大提高。

正品率大提高。

井下大巷，更是平平展展。二米高三米宽的主巷，五米一根木撑，三米一盏电灯，挂在白色的石膏壁上，闪烁着迷离的光亮。大巷内蜿蜒蜒蜒的环形双铁轨道，象那都市的地下铁

道，伸向无边无际的神秘里去。一位香港来的摄影艺术家，下井参观了当阳石膏矿，由衷地赞叹：真是一座地下“不夜城”。

此话一点也不夸张。

现在，主巷道已有五华里长，工作面已是不计其数。石膏产量不断提高。1987年，石膏矿已发展到拥有职工220人，固定资产120万元，大、小汽车12台，两个发电机（135瓩、120马力）组，日产石膏220吨，年创工业产值120万元。在当阳石膏矿的带动下，以石膏为龙头的企业群体正在形成。

这是经过8年奋战取得的成功。

1987年11月，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当阳县石膏矿“安全生产红旗单位”，在同一个月内，当阳石膏矿捧回宜昌地区行署的“龙杯奖”、余祥年被评为宜昌地区十大优秀企业家并获得助理经济师职称！

然而，当阳石膏矿没有满足！

余祥年更没有满足！

1988年3月，经有关单位批准，当阳石膏矿决定扩大生产规模：开二号生产井！

经历了8年风风雨雨的余祥年，对开凿二号井信心更足。他说，石膏矿的口号是：立足当阳，面向湖北，放眼全国，走向亚洲。力争1990年石膏产量突破20万吨，年创工业产值300万元。他们要在亚洲储量最大的石膏矿区，建设一个亚洲最大的石膏矿厂，他们要在关云长败走麦城的道上，创造一个新型的石膏城！

余祥年的话叫人坚信不移。他具有无畏的勇气和战胜一切困难的毅力。他将把面向亚洲的大门尽快地敞开！

大门向着亚洲，敞开！